

## 李 珣 、 张 模 考 辨<sup>\*</sup>

——关于陈致虚师承的探究之一

周 冶 刘亚玲

**提 要：**本文考察上阳子陈致虚的祖师李珣、张模的相关情况，着重对张模与德兴张氏、张模与《西游证道书》、李珣—陈致虚一系依附全真道等问题进行了辨正，目的在于进一步厘清陈致虚传派的渊源。

周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讲师；刘亚玲，成都大学旅游文化产业学院讲师。

主题词：李珣 张模 陈致虚

根据陈致虚在《金丹大要》中自述的传派系谱，笔者前此已先后撰文，分别讨论了陈氏对马丹阳的建构与依附、对黄房公和披云子的故意混淆，并指出陈致虚所传承的或许是由黄房公而来的蜀地丹道法门<sup>①</sup>。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最多只能把陈致虚的师承上溯至黄房公。然而对于这个黄房公，《金丹大要·仙派源流》既已将其与披云子宋德方的事迹相混淆，又缺乏其他史料可以参酌，故其行状尚属迷离恍惚。因此，陈致虚的师、祖稍有情事可查者，宜自太虚真人李珣始。本文讨论李珣、张模师弟的相关情况，对于缘督子赵友钦，笔者将另文探讨。

### 一、李 珣

名为李珣的有道之士，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隋〕李珣，蜀人，隐青城山为道士，后仙去。唐明皇时，封祐应保慈先生”<sup>②</sup>。据沈汾《续仙传》所记，又有唐时广陵（今浙江扬州市）江阳米贩李珣，因广积阴功，兼习胎息，得以题名华阳洞天石壁，百余岁而尸解登仙<sup>③</sup>。此二者显然不能是元代陈致虚的祖师，且看陈氏《金丹大要·仙派源流》对祖师李珣的描述：

太虚真人姓李名珣，字双玉，蜀之崇庆州（今四川崇州市）人<sup>④</sup>。既得黄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栖真，号太虚，即往邵武之武夷潜修金丹。七个月而道将成，乃回途。道经龙虎山。先夕，雪坛有梦真人至者。时久

旱，祈祷弗应，次日真人果至，众皆弗知，惟梦者见一贫道人来，曰：“是此人也。”众请祈雨，应时霖沛而去。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市）玉虚庵，结圜而坐。后出圜，以道授张紫琼，既而嘱曰：“金丹宜潜修，大道当人授。”后入青城山，莫知所终。五月初十日生，八月十五日成道。<sup>⑤</sup>

可见，陈致虚绝未将祖师混同于历史上的神仙，太虚真人李珣自有其属己的生命轨迹。此其一。再者，笔者前揭《黄房公非披云子辨》一文，已经利用保罗·J·史密斯（Paul J. Smith）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讨论了黄房公、李珣之间授受的可能性；根据史密斯的同一研究，在蒙元攻掠四川的时候，除了北上汉中之外，流寓江南同样是巴蜀士民避难的一种主要选择<sup>⑥</sup>。结合陈致虚所记李珣的学道、修道与传道的活动地域来看，可以说正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势相吻合。此其二。另外，陈致虚还在其他四个地方记录了李珣的行事，言貌宛然。其一云：“太虚真人得黄房公旨，依教往武夷，即谋就乃事。初行炼己功，每障魔百至，太虚卓然曰：‘束送妖魔精，斩馘六鬼锋。’旋定息而坐。此念才举，爱根斩然。”<sup>⑦</sup>说的是炼己功夫。其二云：“我太虚李真人得丹之后，闻寺讲经，潜众听之，出而叹曰：‘他们说得是行不得，我们行得说不得。’”<sup>⑧</sup>说的是丹道不尚空谈，须要实修。另外两处因涉及张模，留待下文引述，可以参看。综合以上三点，则双玉翁李珣应是陈致虚的祖师，而陈氏对他的记载也大致可信为实录。从上引李珣传记来

看，其状为“一贫道人”，若结合下文张模传记，其所到之处又多住道观，故李氏或许是出家道士。

陈致虚所记李珣事迹，成为后世很多文献的源头。比如，王圻《续文献通考》载录：

李珣，字双玉，蜀之崇庆州人。得黄房公金丹之道，即往邵武之武夷潜修金丹。道将成，乃回。后至真州玉虚庵，以道授张紫琼，而入青城山，莫知所终。<sup>⑨</sup>

这明显就是《仙派源流》的节略版本。此外，万历间张文介辑《广列仙传》，卷7《李珣》全本于《仙派源流》<sup>⑩</sup>。雍正《四川通志·仙释传》有李珣传记<sup>⑪</sup>，内容也与《仙派源流》相同，然而却将李珣归入唐代，应为误记。娄近垣辑《龙虎山志》同样照录《仙派源流》，却将李珣归于宋代，较为正确<sup>⑫</sup>。以上诸种文献同出一源的情况，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李珣行实仅出于陈致虚记述，缺乏其他史源的材料参证。这或许可以说明，李珣在当时只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

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贵州通志·仙释》在遵义府下记有明代李珣，其云：“李珣，未详何许人，修黄老金丹之术。时久旱，先期有梦其至者。及至，求珣祷雨，即应。后至正安州（今贵州正安县）玉虚庵，以其术授道人张紫霞，羽化而去。后紫霞犹见之于青城山云。”<sup>⑬</sup>从其中祷雨、玉虚庵、张紫霞、青城山来看，似乎是从《仙派源流》化用，姑录此备考。

## 二、张模

《金丹大要》卷8《仙派源流》云：

紫琼真人姓张名模，字君范，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市）人也。后闻道，改名道心。初，太虚真人偶寓安仁（今江西余江县）熙春宫，紫琼求授金丹，太虚弗与。继而适市，因见施丐钱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复会真州，始全火候。紫琼既闻真要，后以至道授于缘督子赵君，乃即隐去。十月初二日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道。<sup>⑭</sup>

陈致虚在他处记有张模二事。一为张模向李珣请教《参同契》：

我紫琼翁初受太虚真人入室语，首问《参同契》为明《易》耶，为行《易》耶？太虚曰：“《易》只阴阳两件事，能明能行方为圣人。”<sup>⑮</sup>

一为李珣借机考查张模对丹道的理解：

昔我紫琼公常（疑当作“尝”——笔者

注）侍太虚真人，偶一辩士求见，曰：“‘敲竹唤龟吞玉芝’，问我师如何是‘唤龟’？”太虚曰：“‘唤龟’我当语汝，我且问你如何是‘敲竹’？”辩士曰：“上上关捩。”太虚曰：“我不问上上关捩，且说如何是‘敲竹’？”辩士曰：“密密深机。”太虚曰：“你这言句是长连床上学来底，你将去与天下人论辩去，我这里不是你唤龟处。”其人不悟，令紫琼拖出。后却问紫琼曰：“汝知‘敲竹’否？”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曰：“汝知‘唤龟’否？”曰：“礼下于人，必有所得。”曰：“适来辩士何以不言？”紫琼曰：“彼未得师，强猜不得。”太虚复诫曰：“知之非难，行之唯难。”<sup>⑯</sup>

关于张模，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正。第一，雍正《江西通志·仙释传》引康熙二十二年（1683）安世鼎所修旧志，云：“张模字君范，称紫琼真人。兄根、朴皆膺仕，模独恬退。”<sup>⑰</sup>张根、张朴兄弟皆北宋名臣，《宋史》有传<sup>⑱</sup>。且自1970年代以来，江西德兴市陆续出土了张氏家族的几通碑铭，计有：《宋故通直郎致仕赐绯鱼袋张公（潜）行状》<sup>⑲</sup>、《宋故将仕郎梧州司户曹兼司录刑曹事张公（由）墓志铭》<sup>⑳</sup>、《宋故致政参政大资张公（焘）墓碣》<sup>㉑</sup>、《张公（朴）地券》<sup>㉒</sup>、《宋龙图张公（根）行状》<sup>㉓</sup>。其中，张潜为张根、张朴的祖父，张由为二人叔父，张焘为张根长子。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张根生于嘉祐六年（1061），卒于宣和二年（1120）；张朴生于元丰元年（1078），亦卒于宣和二年（1120）。据碑铭所录，根、朴唯有同父昆仲张相，未提及张模其人。而且，从陈致虚的年代来推算，张模的生活年代与张根、张朴大约相差200年。因此，张模不可能是根、朴的亲弟弟。然而，德兴张氏实在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张潜行状碑》，张氏自宋初迁居德兴，至张潜时已是“高祖以来，三世同居”。张潜行三，同父兄弟五人，至其父去世时，“昆弟同居数百口”。就张潜一支来讲，张潜去世时有五男二女，“孙男二十三人，女十六人。曾孙男女三十人，玄孙男女四人”。《张由墓志铭》也说：“张氏德兴望族，内外数千指。”<sup>㉔</sup>即从张根、张朴来看，二人为同父所育，而生年相差达18岁，几乎为一代人的差距。所以，从比较极端的情况推测，张模也还可能是根、朴的族弟，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他更可能是根、朴的晚辈<sup>㉕</sup>。

第二，清初黄周星、汪象旭笺评的《西游证道书》卷首，有题为虞集撰的《西游证道书原序》，其曰：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浹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sup>⑤</sup>

柳存仁先生在《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中，针对这篇序言提出了七个疑点，表明他“对于题为虞集撰的这一篇序文的确性是怀疑的”。不过，柳先生又说：“在另一方面我对序文里的一部分曾经客观存在的具体资料，也有不怀疑的地方。”<sup>⑥</sup>比如说，“那一位持危敬夫的手札来谒虞集的衡岳紫琼道人，早已有人找到了一些文献方面的线索。神户外国语大学的太田辰夫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里<sup>⑦</sup>曾指出紫琼道人就是元代的道士张模。”<sup>⑧</sup>笔者虽无缘亲睹太田教授的高论，但从柳先生的注文可知，太田使用的材料不过是《金丹大要列仙志》和《续文献通考》，《道藏》本《金丹大要列仙志》就是前引《仙派源流》，而《续文献通考》又是照录《仙派源流》，所以太田的证据不过是孤证。而且，从《仙派源流》中根本看不出此紫琼真人张模就是彼衡岳紫琼道人，也看不出张模和《西游记》有任何联系。柳先生失察于此，而云：“如果题虞集撰的《西游证道书序》证明是可靠的，那么《序》里所说的紫琼道人张模就很有可能是依托了丘处机撰写这个全真本子的人，而汪澹漪、黄笑苍夸示的他们根据的古本或大略堂本《释厄传》应该就是全真的那个本子。”<sup>⑨</sup>对此，徐朔方先生批评道：“柳论之所以对虞集序的真伪未能断然加以否定，因为那不利于它所臆测的所谓全真本《西游记》的存在。查此序署‘天历己巳（二年，1329）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序’。据《元史》卷181《本传》，虞集的官衔是翰林直学士，《新元史》卷206《本传》略同。据《元史》卷87，翰林学士从二品，翰林直学士从四品，高下不同。难以想象虞集连自己的官位都搞不清楚，可见这篇序是假冒之作。”<sup>⑩</sup>笔者翻检《道园学古录》，未见虞集有称“翰林学士”例，卷4《大象图赞》、卷47《敕赐黄梅重建五祖禅师寺碑》皆署“翰林直学士”衔<sup>⑪</sup>。因此，所谓虞集序实为伪作。至于是不是像柳先生说的那样，“《序》里所说的可以相信为历史人物的紫琼道人和小说之间的关系也还有待于学者们的厘定，因为伪《序》文里也许还会含有一部分真实的材料”<sup>⑫</sup>，确实还需要寻找新的线索。

### 三、余 论

对于黄房公—陈致虚—系所属派别和所传丹

法，陈铭珪通过考察陈致虚《金丹大要》的内容，指出陈致虚“乃全真道士而附会披云传丹阳金丹之学者”，其“金丹之学实出于南宗”。接着指出内丹南北宗实乃独立兴起而各自盛行于南北方，“盖其时南北隔绝，所学亦不相通”。到元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至元世祖十六年<sup>⑬</sup>混一天下，于是北宗之学渐传而南，南宗之学亦渐传而北，故李珣、张模、赵友钦、陈致虚辈皆南人而为全真道士。然其所授受者，则实本于《悟真篇》。其云珣得宋德方金丹之道者，是时北宗张大其教，谓重阳传自纯阳、海蟾，故珣亦附会之，称传自德方也”<sup>⑭</sup>。应该说，陈铭珪对历史大环境的把握是很准确的，在这个南北混融的历史时期，势力贵盛且组织严密的北宗“收编”松散的南宗是实际存在的，南宗道士也乐得傍上北宗这棵大树，陈致虚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然而从细节推敲，陈铭珪的说法还有可商榷的地方。第一，他把依附宋德方说成是李珣所为，缺乏证据。根据笔者的考察，把黄房公等同于宋德方，以及“建构”马钰与宋德方的师承关系，都应该是陈致虚的“杰作”。第二，或许是以李珣自附宋德方的认识为基础，他径直称李珣、张模、赵友钦、陈致虚为全真道士。而从现有资料推测，李珣不大可能自附全真。《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白云真人》云：“辛亥（1251），宪宗皇帝嗣登大宝，颁降圣旨，敕师（纂志远）典领陕西道门如故。壬子（1252）冬，是时西蜀未全归附，一妄人诬告道众与蜀人相通，有司率兵大加按治，道众骇散。”<sup>⑮</sup>又姚燧撰《圆明真人高公碑铭》曰：“中统辛酉（1261），诚明（张志敬）荐之朝，制以为提点陕西兴元等路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至元）丙子（1276），天后、皇子安西王各锡黄金云罗冠服一被，教令又益以西蜀道教。”<sup>⑯</sup>可见，当时全真道在陕西、四川的势力范围有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其提点西蜀道教自1276年高道宽始，此后提点陕西四川道教领重阳宫事乃著为定式<sup>⑰</sup>。即使如郭武教授所考，全真道于1260年代已传入四川，其影响力亦当属有限<sup>⑱</sup>。从《仙派源流》的记述来看，李珣授张模后“入青城山，莫知所终”，故其时李珣很可能已经深隐或者升遐了。而且，李珣曾到武夷山区潜修，该地区当时正是南宗盛行之地，所以，毋宁说李珣与南宗有所接触。张模是否依附全真，目前尚无迹可寻。第三，对“南宗”一称宜有所界定。通过考辨，黄房公—陈致虚—系很可能是出自蜀地的一个内丹派别，只能算作广义上的“南宗”。正如《中国道教史》所说，“广义的南宗内丹学，大体上顺应时代思潮，遵循北宋

以来钟吕系内丹及张伯端的路线，倡性命双修，禅与内丹双融”<sup>⑩</sup>，并非局限于张伯端的徒裔。

（责任编辑：又小易）

\* 本文系教育部 2009 年度项目“上阳子陈致虚研究”（批准号：09XJC730001）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周治：《沿袭与建构：〈金丹大要〉中的马钰形象略析》，《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周治：《黄房公非披云子辨——兼论陈致虚丹道来源》，《宗教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
-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386《成都府三》，四部丛刊续编本。
- ③ 沈汾：《续仙传》卷中，《道藏》第 5 册，第 88 页。
- ④ 据嘉庆《四川通志》卷 2《舆地志·沿革》，崇庆于“（至元）二十年（1283）改曰崇庆州，属成都路”。（第 1 册第 521 页下，成都：巴蜀书社，1984 年。）因此，以陈致虚生活年代推算，李珣时应无崇庆州之称。这里是陈氏套用自己时代的州府建置来叙述李珣的籍贯。
- ⑤ 《道书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0 年，第 105 页下。
- ⑥ 参见保罗·J·史密斯（Paul J. Smith）：《流寓策略中的家族、同乡和身份团体联系——1230—1330 年间蒙古人入川和四川精英的流徙》，喻满意译，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6—45 页。
- ⑦ ⑮《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卷上，《藏外道书》第 9 册，第 231 页上、238 页。
- ⑧ 《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卷 3，《道藏》第 2 册，第 994 页中。
- ⑨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 243，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第 3683 页。同卷还有黄房公、张模、赵友钦传记，皆源于《仙派源流》。
- ⑩ 《藏外道书》第 18 册，第 550 页下。同卷还有宋有道、张模、赵友钦传记，皆同于《仙派源流》。
- ⑪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61 册，第 216 页。其传记将“李珣”误为“李班”，“紫琼”误为“紫璠”，“黄房公”误为“黄石公”；又言其于“九月九日上升”，与《仙派源流》不同。
- ⑫ 《龙虎山志》卷 7《人物》，《藏外道书》第 19 册，第 478 页下。
- ⑬ 乾隆《贵州通志》卷 3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72 册，第 165 页。
- ⑭ 《道书全集》，第 105—106 页。
- ⑮ 《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卷 4，《道藏》第 2 册，第 1007 页上中。
- ⑯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6 册，第 469 页。
- ⑰ 见《宋史》卷 356，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2 册第 11217—11220 页。
- ⑱ 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81—89 页。并参陈定荣：《德兴张氏世家的两方碑碣》，《江西文物》1991 年第 1 期。
- ⑲ 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 91—94 页。并参陈定荣：《李纲书丹的宋张由墓志铭》，

《文物》1986 年第 1 期。

- ⑳ 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 133—139 页。并参陈定荣：《德兴张氏世家的两方碑碣》，《江西文物》1991 年第 1 期。
- ㉑ 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 556—558、92 页。
- ㉒ 孙以刚：《宋龙图张根行状碑略考》，《南方文物》1999 年第 2 期。
- ㉓ 宋人颇重行辈，从上述碑铭看，张氏至晚在张根一代即严格取名用字。张根一辈皆用“木”旁字，张焘一辈用“火”旁字，张焘子辈用“土”旁字，孙辈用“金”旁字；又周必大撰《张焘神道碑》，记张焘曾孙涛、玄孙卓，取字分别为“水”旁和“木”旁。（周必大：《文忠集》卷 6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7 册，第 684 页。）可见，张氏取名用字之偏旁乃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循环。所以，单从名字看，张模有可能是根、朴同辈，也可能是张桌一辈或更晚。
- ㉔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554 页。
- ㉕ ㉖ ㉗ ㉘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329、1330、1377、1377 页。
- ㉙ 柳存仁先生原注：关于这一层，即利用《道藏》里所收元末陈致虚的《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和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四三的资料，读者可参阅太田辰夫《西游证道书考》一文，收《神户外大论丛》第二十一卷第五号，一九七〇，页五。这一篇文章，很可惜没有收在前引的《西游记的研究》里。因为有了太田先生的文字在前，我这一段的叙述将尽量缩短，免得累赘。（《和风堂文集》，第 1385 页。）
- ㉚ 徐朔方：《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文学遗产》1993 年第 6 期，第 100 页。
- ㉛ 虞集：《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初编本。
- ㉜ 应指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即 1279 年。
- ㉝ 陈铭珪：《长春道教源流》，《藏外道书》第 31 册，第 65—66 页。
- ㉞ 《道藏》第 19 册，第 540 页下。
- ㉟ 刘兆鹤、王西平编著：《重阳宫道教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年，第 93 页。是碑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建。
- ㊱ 高道宽的继任者为李道谦，至元“十四年（1277），安西王开府陕西，得承制除拜署公提点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其后孙德彧于“大德己亥（1299），成宗加玺书，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领重阳宫事”。见刘兆鹤、王西平编著：《重阳宫道教碑石》所收《大元崇道圣训王言碑》、《天乐真人李公道行碑》、《皇元孙真人道行碑》，分见该书第 97—98 页、第 118 页、第 132 页。
- ㊲ 参见郭武：《全真道初传四川地区小考》，《中国道教》2008 年第 4 期。
- ㊳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 3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48 页。